

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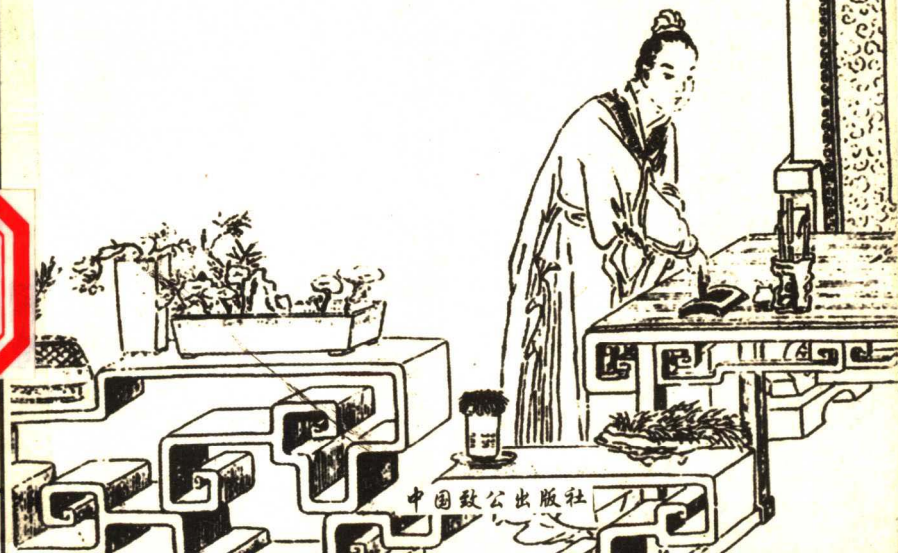
双色插图版

庄

子

民俗文化
编写组
编译

战国 庄周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文化经典文库

庄子

民俗文化
编写组
编译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文库/陈绍敏主编. —北京: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-80096-875-8

I. 中… II. 陈…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

IV. Z121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5939 号

责任编辑:沙 平

封面创意:鹏飞一力

版式设计:鹏飞一力

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文库

陈绍敏 主编

出版: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:100034 电话:66122636)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
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mm 32 开 印张:143.5 字数:2020 千字

书号:ISBN 7-80096-875-8/K·24

定价:246.40 元(全 28 册)

前 言

中华文明,历史悠久,不仅创造了四大发明等物质财富,也留下了许多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,凝聚了几千年来炎黄子孙的聪明和智慧。这些财富对提高全民文化素质,陶冶我们的道德和情操,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,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本文库本着推陈出新、继往开来的宗旨,精选了经典传统文本 28 种,重新整理和编译,并采用双色套印的手法,配以多幅中国传统绘画,具有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收藏价值。优雅的文笔、精致的装帧和低廉的价格是这套丛书的闪光点。

由于水平所限,缺点错误在所难免,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文库》编委会

2003 年 5 月 1 日于北京

目 录

逍 遥 游	1
齐 物 论	11
养 生 主	33
人 间 世	39
德 充 符	58
大 宗 师	74
应 帝 王	98
肱 篋	109
秋 水	120
至 乐	140
后 记	151



逍 遥 游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”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，背负青天，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蜩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枪榆枋，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

适莽苍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！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惠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入匹之，不亦悲乎？

汤之问棘也是已。

汤问棘曰：“上下四方有极乎？”

棘曰：“无极之外，复无极也。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



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；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笑之曰：‘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！而彼且奚适也？’”

此小大之辩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



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；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竟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

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曰：“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；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！时雨降矣而犹浸灌；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。”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；而我犹代子，



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。吾将为宾乎？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“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反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；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”连叔曰：“其言谓何哉？”曰：“‘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’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”连叔曰：“然！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磅礴万物以为一。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？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：大浸稽天而不溺；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粃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！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、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”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，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；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鸣为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”庄子曰：“夫子固拙于用大矣！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泝黼黻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，聚族而谋曰：‘我世世为泝黼黻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’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，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泝黼黻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

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？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，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”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；其大本拥肿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。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。众所同去也。”庄子曰：“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。东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，中于机辟，死于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，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，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。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若哉？”



【译文】

北海有一条鱼，名字叫鯀。鯀的巨大，不知道有几千里。变成鸟，它的名字叫鹏。鹏的背，不知道有几千里长。奋起而飞，它的翅膀好似天边的云。这只鸟，海风起动时就迁往南海，南海就是天池。

《齐谐》一书是记载怪异之事的书。《谐》书中说：“鹏迁往南海时，翅膀拍击水面达三千里，借旋风飞上九万里高空。这只鹏飞了六个月才停止下来。”浮动的云气其状若野马，飞扬的尘埃，空中游动的生物，都是因风的吹动而在空中游荡啊。天色苍茫，那是天的本色吗？天高远无尽，能看到它的至极深处吗？那高飞九万里的大鹏朝下看地面，也无非就是这个样子罢了。

积水若不深，负载大船则显得无能为力了。于堂前洼坑倒一杯水，一根小草也是可能当成船；放上一个杯子就粘住了。其原因是水浅而船大。风的强度不大，那么负载巨大的翅膀就显得无能为力。鹏之所高飞九万里，是因为风在它的下面，它乘着风，背负着青天，毫无阻滞，一直飞往南海。

蝉与斑鸠讥笑大鹏说：“我们要飞就一下飞起来，遇到榆树、枋树就停落在上边，有时飞不到，就落在地面上罢了，何必一定要高飞九万时南海呢？”

到近郊去的，带三餐粮食，当时返回，肚子还饱饱的；到百里远的地方去，要用一宿舂粮食；到千里远的地方去，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。这两只小虫鸟又哪里知道呢？

才智小的不能了解才智大的，寿命短的不能了解寿命长的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朝生暮死的小虫，不知道一天的时光；生命只有一个季节的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。这就是“小年”。楚国南边有只灵龟，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，又以五百年为一个秋季；上古时代有一棵大椿树，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，又以八千年为一个秋季。这就是“大年”。而只活了八百岁的彭祖至今仍以长寿著称于世。众人都想同他相比，岂不是太可怜了吗？

商汤问棘有如下的对话：

汤问：“上下四方有极限吗？”

棘说：“无极之外，又是无极。在那个荒远的不毛之地的北边有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，那就是天池。那海里有一条鱼，它的身宽有几千里长，没有知道它有多么长，它的名字叫鲲。有只鸟，名字叫鹏，鹏的背像泰山，翅膀像天边的云，借着旋风直上九万里高空，穿越云层，背负青天，而后向南飞翔，飞往南海。生活在小水洼里的一只 雀讥笑它说：“那鹏要飞到哪里去呢？我跳起来往上飞，不过几丈高就落了下来。在草丛中飞翔，这已经用尽了飞翔的本事啦！而那鹏究竟要往哪里飞呢？”

这是小与大的区别。

因此，才能可以胜任一官之职，行为合乎一乡习俗，品德能迎合一君之心，且赢得一国信任的人，他们得意忘形，正像鸩雀一样。而宋荣子则讥笑他们。宋荣子不因整个社会称赞他而奋勉，也不因整个社会非议他而沮丧。他有判定自我与





外物的区别，能分清荣誉与耻辱的界限。也就仅此而已。他对世俗的那一套没有汲汲追求。尽管如此，他尚有未曾建树的。

列子乘风而行，飘然而得，走了十五天后回来。他对于求福的事也没有汲汲追求。这样，他虽免于徒步之劳，但毕竟还有所依持。

若能因循自然的本性，把握六气的变化，以遨游于无穷的境域，他还有什么依赖呢！所以说，至人忘却自己，神人不图功业，圣人不求名位。

尧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说：“日月出来了，而小火把还不熄灭。它要显示光辉，岂不是太难了吗？及时雨降下了，还要排水灌溉，这对于滋润土地，岂不是徒劳吗？先生如能即位，天下必能得以很好治理。可我还主持政事，我自感能力不足。请允许我将天下让给先生。”许由说：“你治理天下，天下已经治理得很好了。我若来代替你，我是为了名吗？名是实是影子，我是要做影子吗？鹪鹩在深林里筑巢，只不过占一根树枝；偃鼠到河里饮水，只不过是喝满一肚子。回去吧，我的君主！我不想对天下有什么作为。厨师即使不做祭祀用的饭菜，主祭的人也绝不能越位代替厨师做饭菜。”

肩吾向连叔说：“接舆的一番话，大而无当，不着边际。他的言论令我惊讶，就像置身于银河那样，漫无边际，无法看到它的首与尾。他的见解同一般人相左甚远，显得不近人情。”

连叔说：“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？”

肩吾转述接舆的话说：“在遥远的姑射山上，住着一位神

人。那神人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，姿态像处女那样柔美。他不吃五谷，只是吸清风饮露水。他乘着云气，驾着飞龙，遨游于四海之外。他的精神专一，能使万物免于灾害，谷物年年丰收。我认为这些话全是谎言，不足为信。”连叔说：“是这样。瞎子，无法让他领会文采的美观；聋子，无法让他欣赏钟鼓的乐声。何止只在形体上有聋有瞎呢，其实在智慧方面也有呀。接舆的话好像是指你说的。那个神人，他的德行目万物混为一体。世人纷纷扰扰，他哪里肯劳劳碌碌去管天下的平俗之事呢！他这样的人，万物无法伤害他，洪水滔天也不会淹着他，天大旱将金石烤化，将土山烧焦，他也不觉得热。他的尘垢与秕糠就足以造就出尧舜，他怎肯将处理人世间的平庸俗事作为已任呢！宋国有个人贩运章甫帽到越国去卖。越国人都剃光头，身刺着花纹，用不着帽子。尧治理天下的百姓，安定海内政事，又到遥远的姑射山上、汾水的南面，拜见四位得道的高人，不禁茫茫然，竟然将天下给忘掉了。”

惠施对庄子说：“魏王送我一种大葫芦种子，我将它种在地里，成长而结出的葫芦有五石的容量。用来盛水，它的坚固程度不够，无法提起。将它锯开做瓢，而瓢成后却装不成东西。并不是瓢不够大，而是因为它没什么用处，我便将它砸碎了。”庄子说：“你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呀。宋国有个人善于造不龟裂手的药物，祖祖辈辈以漂洗丝絮为业。一位客人听说此事，愿出百金收买他的药方。这位宋国人于是将全家聚在一起，商议说：‘咱家祖祖辈辈以漂洗丝絮为业，所得不过数金。如今要是将这个药方卖出，就能获得百金。我看卖了为





好。客人买到药方，以此去游说吴王。此时，越国正发难侵吴，吴王便派他统兵，在冬天同越国军队在水上交战，大败越国。吴王于是割地封赏他。同是一个不龟裂手的药方，有的人因它而受封赏，有的人只是用它漂洗丝絮。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。现在，你有五石容量的大葫芦，为什么不把它做成舟浮游于江湖之上？你却担心它太大而物可容纳，可见你的心还是堵塞不通啊！”

惠施对庄子说：“我有一棵大树，人们称它为樗。它的树干臃肿，不合乎绳墨；它的小枝弯曲，不合乎规矩。它生长在路边，就连匠人也不去理睬它。现在你的言论大而无用，为大家所抛弃。”庄子说：“你没有看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？它们卑身而伏，等候出游的小动物。东跳西跃，不避高低，一旦踩中机关，死于罔罟。现今的牦牛，身躯庞大，好似天边的云。这真也够大的了，可它却不能捕捉老鼠。现在你有这么一棵大树，犯愁它无用，那为何不将它种在虚寂的地方，广阔无边的旷野里。然后随意徘徊于树旁，悠然自得地躺在树下。不因斧头砍伐而夭折，此物无害又无用，为何要让它困扰呢？”



齐物论

南郭子綦隐机而坐，仰天而嘘，荅焉似丧其耦。颜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“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。”

子綦曰：“偃，不亦善乎，而问之也！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；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！”

子游曰：“敢问其方。”

子綦曰：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呿。而独不闻之蓼蓼乎？山陵之畏佳，大木百



围之窍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；激者，谿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嚎者，突者，咬者。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。冷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。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？”

子游曰：“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则比竹是已。敢问天籁。”

子綦曰：“夫天籁者，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已也，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谁邪！”

大知闲闲，小知间间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，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。缦者，窖者，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缦缦。其发若机括，其司是非之谓也；其留如诅盟，其守胜之谓也；其杀若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其溺之所为之，不可使复之也；其厌也如缄，以言其老洫也；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愁，姚佚启态；乐出虚，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，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

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所为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可行已信；而不见其形；有情而无形。

百骸、九窍、六藏，赅而存焉，吾谁与为亲？汝皆说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为主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？其递相为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？如求得其情与不得，无益损乎其真。

一受其成形，不化以待尽。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进如驰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，劬疲役而不